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葢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

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耻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强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纖之事親從

見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益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
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
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
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
成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

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舂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深淺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

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

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
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
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
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
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
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

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

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

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赧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迺先生至署編俸

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

為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倫察物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

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証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
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
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
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
生論定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
公諸同好之意矣陸子曰六經

詎我我詎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詎卿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康熙丙午孟冬睢陽後學湯斌
謹序

理學宗傳叙

夫人而不讓堯舜孔子者本體也夫人而讓堯舜孔子者工夫也本體具嘗足宰制人心於天理之域而不得放肆於爲惡工夫亡則感物誘知勢又足以蔽

天理而不免于禽獸之心此天下古今所以多中材也本體者理工夫者學理者天之所以與我而無不足也學者人之所以自盡而無不能也苟從事於此皆可以憑越中材而爲堯舜孔

子之聖矣然不得其傳流爲異端不得其宗亦究于小生曲儒而已今天下讀堯舜孔子之書者止以供其辭章口耳之用無足齒數高者苦力劇行卓然賢善其於本體卒無所窺則亦不

失爲義襲而取實不得謂聖人之道遂如是已焉何也道原諸天體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之實而有學之名非抱取其端緒做畫其節目之所能爲也鍾元孫先生集理學之書以宗傳

爲名宗諸天也蓋八十年中下
學上達有不可以告諸人人亦
終不得而知者悉著諸此其書
以爲自堯而下以至于孟子業
有五經四子之書爲宗傳於前
矣茲起漢訖明諸儒無不備載

于其中又特表十一子以嗣諸孟子之後而又爲一宗傳焉大哉宗傳乎非以自爲一書特合五經四書爲一大部書也又非自爲十一子特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一大流人也使學

者讀之不恨五經四書而後無書堯舜孔子而後無人然後知人不必皆堯舜孔子也而無不可以爲堯舜孔子天也人人而天人人而皆可以爲聖人何也天無規則仰而不愧俯而不怍

即規則也天無程限例而有愧俯而有怍即程限也如是而尚拱手讓堯舜孔子焉豈丈夫乎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故堯舜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于揖讓見之湯武

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干放伐見之周公孔子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干制作删定見之凡皆無所倣傚倚傍而取法於一心之誠然後可以無所往而不足故曰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人悲不取之以為用也我未見用之而有不足者故又曰易知簡能而已雖然人知本體為天不知工夫為天命剛健流行而不息者別無天倘有一夕之停天壞矣命

戒慎恐懼時習而不已者別無聖人倘有一念之墮聖壞矣舍本體而言工夫固其為工夫皆偽舍工夫而言本體則本體又附于何所乎此先生所為宗天之義也歟所以挽天下口耳文

辭之士以歸于實落之地而以端緒節目爲學者亦可以由此而見其高明廣大中庸而精微焉耳至于以濂溪爲孟子之間知以陽明爲濂溪之間知誠于古不易之定論尤冰之所心折

而首爲拜背者也嗚呼二子其聖乎道不求于堯舜孔子而自求其天直認本體而無間者即以爲功渾物我通天人合內外一精粗坐言起行德功並著而究未有能窺其涯際者堯舜孔

子之道執中一貫之學于此其
尚有遺蘊乎自周子有無極之
說王子有無善惡之說而學者
之議起憶此正二子之所以爲
二子然鹿伯順一生師陽明先
生夙昔與之夾力並進今丙午

春沐迎先生至內黃證所學先生一見沐曰伯順沒再得子矣此豈余與先生之私心然哉或亦天下之同然也宗傳稿就余領梓事先生託爲序且得進一言於天下之學者曰棄其流俗

合其故學認本體作工夫不特以身附于十一子之後雖直爲堯舜孔子可矣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仲夏廿一日辛丑後學書臺張沐序

理學宗傳敘

學以聖人為歸無論在上在下一秉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

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著之空言原不作

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

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
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
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
者幼承艮友鹿伯順提
攜時証諸先正之語嘗

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殁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

各為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

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

數當必分正統焉迦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

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一元其周子亨其

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
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
宋喆納天下人士於理
凞宣成弘之世風俗薦
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

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

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
孟子自負爲見知静言
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
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
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

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

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眞悟之修其修

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間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騖外之智其

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淸學術日聯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

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
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
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
離襄知饑之可以爲食
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

跋之可以以能履聖之可
以能覸忠初訂於渥城
自葦江都而後五十餘
人以世交為叙後至藕
門蓋廿餘人後高子攜

之會稽倪余一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塡溝壑篝燈燭之光復爲是編嘗竊蠡測之見隨所

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
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
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
並以俟後之學者
康熙五年清明前二日

容城後學孫奇逢謹撰

義例

諸儒人不能盡收語不能盡錄固不敢謂無遺且不敢謂無濫第存予偶得之見以質之天下後世

唐虞之際道行於君臣洙泗之間道明於師友明良不作而諸儒代興總所以維持三綱五常以承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是編專主躬行不在詞章訓詁為學也

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輔也十一子與諸子其內也補遺諸子其外也補

遺諸子昔賢焉恐外嘗思墨子固當世之賢大夫也嘗推與孔子並何嘗無父凝爲著兼愛一篇其流弊必至於無父故孟子昌言闢之愚敢於補遺諸公効此忠告

宗傳成或疑予叙内本天本心之說問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釋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中即所謂天也人心有欲必不踰矩矩即所謂天也釋氏宗旨於中與矩

相去正自千里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首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無善無惡是無善之可名正是至善心有人心道心而意未動處渾然至善何嘗與性善相悖

諸儒之評或取裁先儒之論証或獨抒偶得之見聞總欲暢明其說其術大道不避雷同不嫌立異譬之歲功然孔子其猶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其二十四氣耶再次之其

七十二候耶合之始成此歲功乎

是編有素推節義者恭節義與俠氣不同學問須除俠氣而不能不本之節義葢有所以處死之道而不外乎天則非可與徒慕其名而輕蹈白刃者比

是編成友人問傳宗者何獨標十二子乎余曰元公大儒而從祀獨後昔孟子與荀卿同稱今孟子與孔子並列天固未嘗以聰明全畀一人學術之升降亦隨氣數爲謝溯此編亦今日之見也敢以俟後之尚論者

世代以漢唐宋爲治統文中子出者別隋儒與漢唐

並河汾所以重隋也文靖姚許所以重元也

于統於父弟統於師例也二程之於濂溪紫陽之於

延平則不得以例限

諸儒許略各異或止存其姓氏因未得全集以俟覽

者續考

理學宗傳姓氏

卷之十六

宋儒考

卷之十七
宋儒考

葉知道味道　李公晦方子　詹元善體仁

陳安卿淳　傅忠簡伯成　徐崇甫僑　輔

漢卿廣　楊信齋復　黄商伯灝　石克齋子

重

陸門弟子　袁正獻燮　沈端憲煥　曹立之

建　舒元質璘

卷之十八

宋儒考

真文忠公德秀

卷之二十一

明儒考

陸門人林栐春附　薛中離侃　歐陽文莊德　黃宗賢綰　顧箬溪應祥　黃洛村弘綱　何善山秦　徐波石樾　南大吉元善　方叔賢獻夫　陸原靜澄　冀惟乾元亨　徐珊　蔣信

王文定道　穆文簡孔暉　劉晴川魁

卷之二十二

明儒考

何文定塘

崔文敏銑

卷之二十三

明儒考

理學宗傳卷之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魏一鰲仝編

長男　立雅

周子

周元公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一時儒宿名碩靡不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游故聞道最先其學精明微密超然自得於天人性命貞一之統於世泊如也與人語從容和毅洞中其微隱遇事幾應果遂嚴者

今人皆爲之

學者於老少皆正激之使及也

[illegible]

時背裵之於理道州身氏龍圖閣學士鄭珦薦提點

州分寧縣有獄久不決一訊立得人以爲神明改會

安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刻核欲

深文罪之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

吾不忍爲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逵感

動囚減死移郴及桂陽令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

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

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

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時爲監

司中先入爲讒之甚感先生處之超然及改判虔州清獻守虔熟視其所爲深信之執其手曰幾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永州以清獻及呂正獻公薦轉虞部郎中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己任雖瘴癘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不憚勞勤以其身撫綏之會有疾又水齧其妣夫人墓遂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尋解官歸會清獻再鎮蜀復薦有召命則先生卒矣年五十有七

大中公論濂溪所以生于爲大儒自心如弗象求諸向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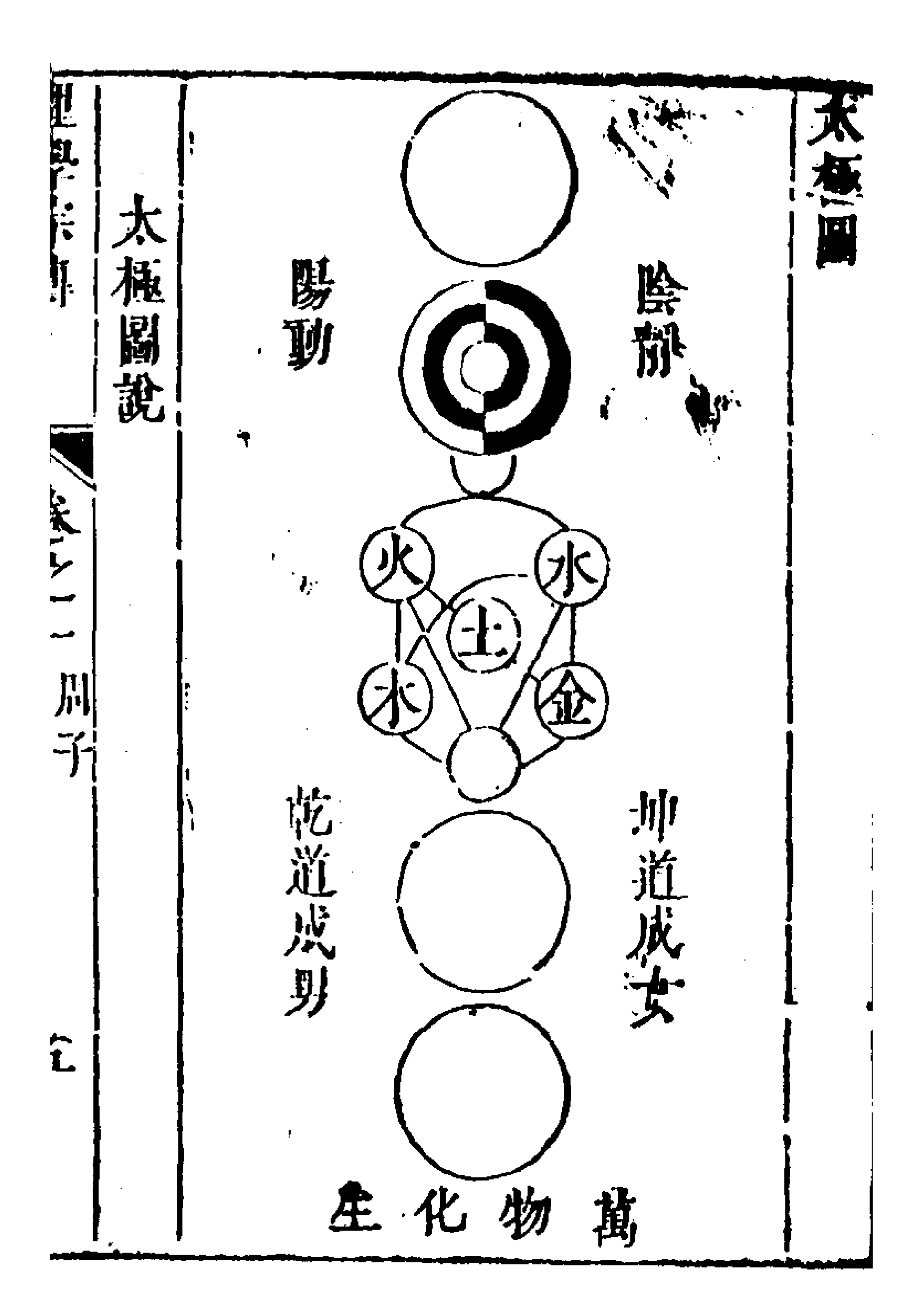
先生清明誠一粹欲於無平居汎與其廣愛若於人無與同及判忠誠恆憂患乾行像介凛不可奪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迥然物表而不卑小官慚於人有濟職思其憂所至以興學造士爲首務其誠感風動吏民更相告語不以抵罪爲憂而以汙善政爲恥也新於化矣方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獨通守程珦見其氣貌異之與語信其知學聞道也使二子顥頤受學焉先生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始此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先生既

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茂叔
來耶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與先生相遇語連
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安石少年不可一世
士獨懷刺謁先生伊川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旣見先生自謂無
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
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先
生非虛言也先生奉已約其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

[illegible]先生始不貿所列

友家不宿百錢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又往來經紀其家愈久不懈分司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爲意也先生患聖道失傳作易通太極圖以綱紀斯道之精微而標無欲以學聖揭誠神幾以名聖統之於仁義禮智四德而動靜言貌視聽舉無違焉黄庭堅實錄云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後百餘年洛閩學大行天子下太常議易名考功樹觀上議曰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

道上接乎洙泗條理精粹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必自敦頤始子二壽司封郎中燾寶文閣待制


太極圖
陰靜
陽動
火
水
土
木
金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非太極外復有無極故又言太極本無極耳

着力做工夫處在主靜立人極句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圖說僅二百餘言天地古今之蘊盡是矣其說明白則易未無可疑無可訾而猶不免有疑之訾之者非好議也見未確也非訾陽力爲表章又成聚訟矣因附其解於左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

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
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
之根也☾者☽之根也（水）（火）（土）（木）（金）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
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
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
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
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水）（火）（土）（木）（金）五
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剔圖體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火水土木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

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火)(水)(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

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後學朱熹

註

周子不以無極二字始成其爲大儒陸子不以摘無極二字遂毀其爲大儒亦各存其所見而已周子以前諸大聖人不開其少抑無極二字周子以後諸大儒不開其多抑無極二字各隨所見自成道理歷歷爭訟於字句間是未窺聖道之大也

通書　朱子曰此篇與太極圖說並出本號易通

誠上第一

曹月川曰此明太極為實理而有體用之分

朱子曰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此章言思誠者人之道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即所謂太極也自其純粹至善由造化源頭處看是善故其性自善孟子之說本此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

月川論幾有獨見可以破胡氏之疑

月川曰此承上章而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此言太極之在人性之之聖身之之聖德是一誠非非誠則邪矣故貴閑邪以存誠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周子幾圖善出於正惡出於偏則善惡並出所以是周非胡已有定論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言聖人之所以聖者誠神幾也

之門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誠神幾盡乎性焉安焉之聖人矣又曰至誠如神如幾其神蓋誠與幾可得而神不可爲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動而正即所謂幾也慎動正是知幾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

天地豈不易僞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耶

守之行之廓之
正見知幾愼動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

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善惡喆乎氣質之性矣然有中在焉所謂性之善也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則作師者之事也孔孟為能焉世學而天下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無恥之人非多諱過所以為大不幸故以恥之於人大矣哉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通微知幾則作聖之功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伊尹自任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

顏子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稱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聖人法天而已矣天之外復何事哉故道不遠而術不多

此明治道之要在乎君心之一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純心正所以法天也

此論禮樂定之以中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匪仁義而[illegible]禮之道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五倫各得其理則萬事萬化胥順矣此之謂禮樂君子謂敬則自然和樂便見先後

務實第十四

此言學當務實而不可有近名之獄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行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違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君子知過情之可恥而欲不務實不能

愛敬第十五

此圖太極
圖之蘊而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學其善而勸其不善只欲以善善天下是何等心腸此謂貞愛人貞敬人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動靜陰陽互爲之根惟不滯於一物所以能運行終始乎萬物而想太極神妙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

化中古樂之功教而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和者樂之所出生人心不和總因此心不淡貪欲勝而忿爭起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見治道之大王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此是虞廷景象武韶有懋德焉

故文中子不許房杜以禮樂

此發前古分之樂而甚辭元之由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妖聲艷辭之中人也更提更深

此際聖人學而至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一者純一也非無欲惡能純一

此二字千聖底蘊要緊要於此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正已正人不逆億而先覺總歸本於無欲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理性命三字章內各爲職解然在天爲
命在人爲性理一而已所謂萬殊一本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
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

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顏子不違仁者也仁者無憂故不改其
樂無所以勝之獨貧賤為樂不樂矣

化者大而化也
齊者齊於聖也

師友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德有於身須借師友所以
師與君親友為五倫之一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生無師友則一愚人之身而已矣思深哉周子之意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有過不許人規甘於滅身敗德其愚人之心也夫

問聞過則喜與見過內訟奚別曰喜過者剛明果敢之氣訟過者沉潛克治之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古今事勢到極重之時識與力兩無施焉聖人知幾故能通變於未形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師之所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若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文以載道見文章即性道也故美則愛愛則傳非傳其文也傳其道也徒以文辭藝焉而已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

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學庸二孟皆所以發聖人之蘊顏子則不以言也
朱子謂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故云天
何言哉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大哉易乎正所以發聖
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修德實地功夫是盡聖人之蘊不獨爲乾損益三卦之旨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

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家人睽復无妄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然須无妄則天地之心見而則家範身俱本諸此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不一而足是見世間人陷在火坑中只不自覺故叮嚀如此、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實至矣而言之不文亦陋也無其實而徒以其辭陋之陋矣與二十八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之變化實理之自然擬議之變化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養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與十一章略同）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刑爲仁政之輔總是刑期無刑之意故非中正明達者不能任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天地聖人之道總一至公而已矣公即所謂誠也至誠配天地同悠久者以此

孔子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誅亂臣賊子正所以正王道明大法功德原大故孟子與禹周並稱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參替萬世之天地有實惟孔子一人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静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四十章頗論師道此只發蒙自任負欲覺天下後世終以畏指道之本源忘己忘物忍人作爲以輔道其游人至矣

朱子曰彼命假守南康後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願德非知惻然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出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天理之微人事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

子之傳煥然
復明於世
左峰胡氏曰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
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
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
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
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
策决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
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賢而
自若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
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
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南軒張氏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
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
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
之爲豈不可歎哉濂溪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
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其綱領也推明
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

不在文耶溶察本末該貫井
關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西山眞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言人賦物則人知性
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維善成性見於繫易
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
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
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皆也太
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皆也乾元自
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
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與
然後明者若周
子之功也
元公純粹精微四明之氣俱備闡說通書所謂千
聖萬賢之絕詣儒儒力闡發總不能出其範圍元
公之於諸儒其孔子之於
列聖乎通乎不可尚已
天作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文武以前道統在上以
君道兼師道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以師道兼君

道也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為萬世王者而作周子於圖發天地之蘊於書闡誠明之指潜不獨而五經之理四書之要靡不包括其言曰道義由師友有之又曰師為天下善曰善天下其教思常有窮耶所稱爛學孔子者故不與諸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避謝焉予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爭衛焉孟子叙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擩不待教之豪傑殆孔子之生知者耶程朱又其見知者矣

濂溪於聖門庶幾其擬顏子顏子克己復禮故能不遷如愚濂溪之無欲故都皆是從乾行作工夫故日學顏子之所學此可見其志之所在矣晁氏謂其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豈其然或即類退之往來於大顛

理學宗傳卷之一終